

論語集益

林信校點

坤

口 12  
3049  
2



門 口 12  
葉 3049  
卷 2

四書集益卷四

金壇後學于光華編次

論語讀

金壇蔡 泳閱

古歛後學 吳應達 校訂

先進第十一凡二十章

吳名晉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

則吾從先進

先後二字已隱會是非意野人君子四字乃時人之言耳何等眼力何等心曠如字作若字解

何曰謂孔子患時文之敝而欲救之以質者發自明道其在伊川亦云矯枉以救文之敝則從先進小過之義也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此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此重質之說也。朱子或問謂安知當世所謂儉者非昔人之所謂中耶。故集註採尹氏所述伊川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也。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四語而兩下今反謂之字以明周未文勝故持論倒置此重中之說也。然朱子作家

禮序云。畧浮文。敦本實。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意。而語類中。論考禮綱領數條。持論亦多如此。則重質尤合朱子本意。

何曰。是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其會子傳道而不與焉。按會子年最少。特未及門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喜極之語。憾在何處。

須從有憾之辭。註出深喜之意。乃得當日語妙。若分作兩截。神理便索然矣。

張曰。此章有夫子之意。有記者之意。夫子只不志患難相從。記者却追憶人才之感。言語何以在政事之先。封建之時。講信脩睦。全以言詞為重。子產有辭。諸侯賴之。非口頭油滑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張曰。此章純是喜意。勿認真註中有憾二字。言教者之言。學者多不領會。得一質疑問難。其識足以助我。已不容易。回也更非助我之比。乃於吾言聲入心通。無所不說者也。如此一直說。即得之。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心知錄。聖人說到人父母。縱極不慈。亦不忍指摘。此正聖學錫類處。常人便不能。閔子能使常人亦不說到。此孝真融。化無迹矣。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全副精神。在於謹言。非耽詩句。夫子亦全副眼力。見其三復直透心窩。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大夫不可無車。則知士庶不可用槨。

大段是賈賈。不是榮妻。張曰。以中材涉衰世之末流。謹言是第一要緊事。

只管說死的不怕活的要死。顏淵少孔子三十七歲。蓋生於魯昭二十八年丁亥。卒於哀公十三年戊午。是年伯魚卒在前。顏子止三十二歲。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呼天自悼。為千古痛。顏子原是孔子身後。故曰喪予。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人二字重看。即是予。即是堯舜以來的人。即後世絕續的人。哭死非為生。與衰係今古。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四書通：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

厚葬本不合理。夫子責之。非為其貧也。顏子即不貧。夫子亦不欲其厚葬也。

夫子學路。俱是真實話。非拒之也。

知生焉知死。

語類：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地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心知錄：生為人。死為鬼。事字是人鬼真消息。知字是生死大關係。敢問死。亦有未見。得不說鬼神。人緣何死有。

閔子侍側。聞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語類：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死。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說如字要虛說樂處要實

仁人之言十字耳。舒徐曲折何等聲情。

由字對丘字看

堂室從上門字生來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集解看得閔子身分越高則聖人深情愈出贊閔子正以警魯人一師一弟間間言論而長府之役遂寢清議之所關大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

愈字露出本相猶字破他賢字

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強公室之心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

非吾徒言其是季氏之臣耳吾徒豈容得季氏之臣故攻

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張曰此重責冉求以儆季氏也冉有仕於季氏無能改於其德凡責冉有處皆是責季氏非是冉有果如

好喝

何曰愚魯是氣質之偏辟嘖是氣質之滌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嘖愚魯相類似

上下節文法似相對照然首尾錯綜未嘗板對不必強為牽合就書論文神氣自然廻合此聖人語妙

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史公貨殖傳以子貢為稱首則屈抑多矣

張曰此是聖人成德達材之教非是訶詆四子○知有此病自有此藥不須說破只是理會正面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迹是前人所做過底樣子暗與相合只就善人一時規模說非謂他究竟如此

滙參迹與室是二是一踐與入是一是二迹字固不宜看壞踐字亦無容深泥以迹論則或踐焉而得亦

或踐焉而失。非迹之異。其所以迹者異也。以室論。則或由迹而入。或不盡由迹而入。其所以入者殊。及其既入。則室無殊也。如此看。則善人地分。與善人進步。可俱得之。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兩者乎。從是字生出。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

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

死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

自不可少此一問

只退他兼人不會退他行

此章專抑季氏借二子作話柄耳

二子對大臣特是具臣對叛臣還是忠臣

佞是快口底人不是諂佞

想見氣象

用世熱腸

真抱負

問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公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打奸破胆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夫子素欲墮費損已辭矣况子羔乎倘宰費在季氏為忠臣在魯則為亂臣故曰賊子路不察其微意輕出社稷之言夫子有不可明言者第以惡佞做之非直指為佞耳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

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

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

勝管仲四十年之  
力。  
晒之從三子目中看  
出。  
一晒熱腸動矣。有善  
之意。當與莞爾參  
看。非第嘆其不讓也。  
兩為之。是說當時  
諸侯委以邦國。不  
是自為諸侯。  
冉求所指君子。是漸  
民以仁聲。民以義不  
是宗廟會同小相之  
事。  
率爾而晒。鏗爾而嘆。  
夫子熱腸可見。  
撰字妙。見三子肚裏  
撰出來。非當下本等  
語也。  
先儒謂吟風弄月以

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晒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  
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  
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  
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  
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  
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  
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晒  
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晒之。唯求則非邦也。

歸有吾與點也之趣  
而白沙亦謂曾點此  
意。被孟子勿忘勿助  
一句。遂出此理。可微  
悟。  
出於曾點口中。不  
過光霽的襟懷。入  
於夫子胸中。便是  
位育的氣象。  
也已矣字。須重按。便  
是隱然許三子意。  
以禮以字。遙應則  
何以哉以字。  
與點者。所以進三子  
也。使他有眼望天下  
的識見。與三子者所  
以進點也。使他有脚  
踏實地工夫。

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  
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何曰。曾點是其中有疑。見得三子儘好。何故不見許  
於夫子。故獨留再問。此不是自喜見許。真以夫子為  
必薄三子。而復問也。蓋狂者平日心胸灑落。或不暇  
於細務。一聞三子之言。未嘗不以為實事切務。必不  
肯少異。撰之言。仍寓謙退。在其閒也。正狂者進取。不  
不屑一往。放  
曠為樂也。  
王云。口中問晒由。意中却證與點。才見得曾皙深心。  
與夫子開示微指。或問小註云。謝上蔡論。可使南面。  
而問伯子。與歎曾點。而問三子。意同。此言最是妙會。  
○或謂點於此。釋然矣。正恐終未釋然。蓋彼胸中所  
疑。自在晒由。與與點交關處。晒由之故。易明。與點之  
故。難徹。此處終留下一重未了公案。以待心領神會  
者得之。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克已二字是一章之主既曰克已又曰由己耳目口體是形骸之已非禮勿視聽言動渾是天理融成便為直已由字是復禮路頭

歸仁稱其仁也

閑曰仁便是天下歸仁便是實

兩為字不同克已復禮即此為仁若為仁由已則為乃用力字

輯語請目請事終是從四件上札定硬寨做工夫正程子所謂學顏子有準的處

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入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輯語一日也蓋顏子工夫已到至處第尚有渣滓未淨天理未純一之間故夫子令其索性把這些子了當去其所云克已是極微之已復禮亦極精之一日即初學克復功亦可迥別○滙參識得一日是極至之禮與初學克復功亦可迥別○滙參識得一日是極至之類云須是積工夫到這裏此定論也○問一日之閒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

何日唯復禮為克己之盡但言克已而不至於禮則不過一時強制病根仍在故朱子不取呂與叔克已

夫子就當身指點顏子亦就當身承受

王云勿字意已在上節克字中此特與明揭出耳本節所重自在視聽言動四者為克復工夫實落條件

告仲弓底是防賊工夫告顏淵底是殺賊工夫

六句須作一片看

使民二句是毋不敬前後際全身不是單

銘他日作詩文又云寶鑑當年照瞻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則禮之未復亦豈遂可以言克已哉禮字最喫緊○非至明不能察其幾二句何謂察其幾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是何謂致其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是自慎獨而精之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則并無三月之違矣

陳滄洲曰顏子問仁孔子答禮學者試想非禮之視聽言動便是不仁須細心體認自見此題是顏子亦足以發欲罷不能印証處

張曰此章義蘊高深詞極明顯只消體認精細是聖人指點大賢語莫說粗淺語即得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是敬是實是效



指此二事

四勿之一

張曰得無二字亦是懸空令司馬牛自揣量之詞牛之不認不知難也既知難則為仁不待外求矣

四書集注

論語

七

何曰出門使民時能敬則未出門使民時便自無不敬所為涵養工夫也但學者却須從出門使民時着力方有實地據為工夫下手處仲弓所謂請事此也○兩如字亦必用實貼然後見其為敬之至若約畧寫大意直似易以他語亦得則仲弓之請事者安據也  
吾心之主何見非實吾心有神何承非祭只是無不敬之意不欲勿施便是出門使民的實事亦在家在邦的真券

張曰邦家無怨不是去勘驗那邦家是說要到此地位我之主敬行恕纔見實心實事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條辨此舉一箇現成仁者榜樣與他看其字也字正是指點之神一倒做訥言則失之矣但牛若用功則又當從訥言下手言漸漸謹則心亦漸漸存此意自在言外滙參仁者二字須頓住其言也訥低徊想像

而出則下意自在函蓋中而仍隱含不露

亦。是。現。成。體。象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滙參君子二字亦宜頓住兩不字徐徐想像而出與下節兩何字相涵方見成德自然體像或云兩不字其有力此正落司馬氏見地矣  
朱註發明上章為之難二句不特解言之所以訥是解言訥之所以為仁者故註提心常存畫出仁者本心畫出君子本事故來如此  
解無憂懼之所以為君子故註補平日所為無愧於看方與牛之再問對切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

慶源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修身故兩盡其道  
只重敬其在我

四書集注

論語

八

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高伯宗辨讒論其畧曰：知吾有所喜也，則伺其隙以疑之；知吾有所惡也，則多其過以重之。未識吾之心也，則微辭以嘗之；未必吾之從也，則他事以探之。勢所不達，則因其屛以致之；語所不在，則遷其說以及之。短其事而陽為不知其人，述其語而故為不解其意，虞其核也，則託於所問，恐其恕也，則觸其所忌，反辭以多譽之，而實以暴其短。假事以深德之，而因發其私，託為誤泄，而卒諱之。俟急叩之，而後言，因以概論而泛及之。若緩語之而不切，若急叩之而後言，因以不察也。何也？無故而然，其中必有故也。按此抉摘譖入情狀，如照膽鏡，愬可類推。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

語意與近悅遠來一樣

不行謂不得行於我，明到極處即是遠。夏力恕曰：只是從不行中覆勘出來，非明外別有個遠。

去者緩之謂，非裁之也。

兩問正為王霸之辨。

首尾相照。

閉曰：兵革非不堅利。

三句非不立而何。

張曰：此章大有關係。

與他人問政不同。顏

子問為邦，夫子告之

是古今一部文獻通

考為萬世開太平子

貢問政，夫子告之，是

一部周官可以治

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皆絕頂議論。下文再

問，是子貢臨時變卦

夫子初告時不計及

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滙參國家為政，合下總是為民。首節民信之矣，末節民無信不立。人但知全章關鍵在兩信字，不知主腦尤在兩民字。信者民之所恃以立，苟無信，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國？足食足兵，固為民計，即去兵去食，亦是為民計。此正自古聖賢扶危

大手，莫作腐頭巾呆語看。

何曰：觀周書小司徒及司馬法，則所謂兵者，即其民也。召募始於桓文之說，初無所據。即三代而後，兵制亦自唐之府兵既壞，始專事召募。當孔子之時，舍井田邱甸之民，豈別有可去之兵哉？下兩節問答，但欲窮此理之極，而非實事也。時文云：於是下去兵之令，於是下去食之令。死句下矣。○兩不已而去，猶云二窮到底，不可兼也。聖賢要足無可奈何，故程子謂之直窮去字，只對上足字，亦非遂至無食也。末二句乃究極其理而對之。註語當分界清楚，不得將易子析骸

夫子之說君子也七字為句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說統子成提出君子二字見得轉移世風全在君子身上玩而已矣何以為語氣直恁斬絕

劉原厚曰此與魯之策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輒語不足語原從吾猶不足句來哀公憂二猶不足豈可行徹有若答行徹正所以為足以破解之都重在足君一邊百姓足句不過是行徹中轉語蓋哀公看得徹行止利百姓故有若告以利百姓正是利

用不足何曾為百姓起見蓋徹為國用起見

二孰與字意溫厚而語有含蓄

君國之用絕非老

生迂濶而遠事情何曰哀公發問之意本為年饑之時徵斂不給而商所以足國用者其初亦非欲加賦也特聞有子行徹之論誤以有子之意反在減二為一務欲損上益下則於足國之道遠矣故疑而再問首節中不必即入加賦二字此安溪先生意按先生之論最細當飢歲而議加賦雖至愚者不為也此蓋字與孟子則盡反其本矣口氣同是為他徹底打算盡除一切苟且之政反之於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荒不能為害本計但講徹法不做盡字便非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只說是惑也不待辨而自辨矣是也字是指點語氣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

所感深矣

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輯語須將八箇字一氣念來便有箇萬物得所各正性命氣象便見得一篇西銘道理一部周禮制度在內根本却在自盡

張曰此是天經地義古今不易措詞却須緊切景公君君是憂民勤政權不下移臣臣是盡忠補過分不

折以心非折以言。註忠信明決是可以二字骨子與下節隱隱相涵不可豫透。

上僭父父是正已閑家嫡庶有辨子是元宗保世堂構克荷勿以各盡其道通用話填上亦不必單作責備君父之詞為陳恒孺子茶一輩作為呂氏者右祖之見○景公一答全推在別人身上彼以為能故曰自知之謂明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輯語片言可折是夫子憑空許與並無實事故記者又繫無宿諾句以揣證夫子可以之意此須於兩節交接頭領會。王云無宿諾亦非有實事總是極意形容從子路全身體會而出

子曰聽訟吾猶入也必也使無訟乎

張曰大學所引即此語而地位不同彼是釋本末以無訟為末使無訟為本歸重已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上此却是夫子本位語氣明是因說子路忠信明決一連隨口說此等事吾亦能之但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

子帥固有身先作則意曰以正便有整齊嚴肅意孰敢二字即由整齊嚴肅內生來

此無訟重在教化上

至誠無息

清其源  
閉曰不欲二字千古  
治亂機關在此撥轉

張曰此章陸氏大全引沈古疾說云凡書各照本色看如此章正字只說無僭踰無偏頗便是若大人正已物正之說非季孫所及不必高論求深愚謂此說極是政者正也當官之事言柄臣循國典則三事不取僭上剝下執政謹官常則百爾何敢倚法作奸是謂孰敢不正與脩身端本通詞無涉至謂凡書照本其他皆可類推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輶語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貧為盜固是有此事然多却轉折與語意不相肖蓋上導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不必使貧而後為盜也苟子不欲雖餓死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也只欲便誨盜不欲便感化不竊語意自直截分明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

發口特揚子為政三字尤極森嚴  
君子句單重下二句串說輕

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康子殺字原說得慘夫子揭一善字以抹殺用殺之心言外有欲先從子始意秋殺之中頓回春意欲字內便涵德意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

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

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

色取與質直反行違與好義反居之不疑與觀察下人反兩邊對勘真偽自別

兩句喝起處須着眼  
必之於理  
饒氏曰色取說得濶  
凡發出求可見處皆  
是色  
閑曰首標質直便見  
認真首標色取便見  
弄假以下句對照

只先後處便是崇。崇是工夫不是成效。當下指破心學三個非與躍躍可想。

兩人字含有直枉意在未達從夫子心目中看出夏曰首節雖兩問兩答句法斬然在記者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脩慝辨惑皆崇德中當為之事。故攻惡則德日進於潔靜。懲忿則德日底於光明。是崇之以植本而兼脩辨以滌垢。

滌垢。滌惡之為跡顯。而慝尚微。然見以為微。則必至於顯。故遲以為慝。而夫子以為惡。攻之為勢急。而脩似緩。然苟視為緩。則必悞所急。故遲方問何以脩。而夫子語之專所攻。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

胸次只算伏案。某寫不得。只兩個人字。便已逗漏全章氣脈。全章精神圍聚在此。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

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滌。滌此處。樊遲先問仁而後問知。夫子既曰愛人。而又曰知人。語雖平列。而意實相承。與上論務義章分。言知仁。語勢自別。若板板差排。覺得下文未達緣由。不見分曉。故宜以側卸為得。知以善用其仁。選眾內即有錯枉意。舉臯陶即愛人之。心為之也。末節只形容舉錯之妙。不可泥定。舜湯講。樊遲不說。明問仁。正子夏猜。啞謎時。故知字是明管。仁字是暗管。最要含蓄。又不模糊。舉臯陶。伊尹。句不可添錯意。蓋選於眾。即錯諸枉也。滌。滌。子夏指點。倡歎之神。全在兩矣字。與上富哉言乎。神迴氣合。仁字是津津隱躍。心口閒。本文不仁者遠。自是秘響潛通。非必有心發覆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善道正所以善用其忠也。

張曰。只重忠字。告字善道字止字。皆忠字中層次。所得。以全交也。子貢高明。不難盡言。夫子特欲其言之得。當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春華秋實。兩有之。友字關鍵。精神全在會字上。至以友輔仁。則文俱空。蹄矣。

何曰。講學即致知之事。所以明善也。若講成相聚。做詩文。與下便不相關。講學取善。皆以我為主。滙參集註。分開兩對。於理自不可易。但體味本文。語勢。以友字作中間樞紐。以文為緣起。而以輔仁為歸宿。一線穿成。為得。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註中兩凡字。便令得終身為之不盡意。何曰。無倦。是謂其請非益之也。蓋禁止辭。兩番答辭。皆言簡而

心知錄。先勞俱要。根心裏說。無倦亦只是常守其心。勇者自能持久。但恐奮發太過。視先勞為不足。而厭倦之心生耳。須是無所喜。無所厭。平平常常。幹得去。才是無倦。

意足能使躁心入瞿。然思爽然失。

何等心腸。仲弓所慮在知字。夫子所重在舉字。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義。府子路問政。氣甚盛。子曰。先之勞之。語甚簡。請益。心甚競。子曰。無倦。意甚恬。滙參。夫子告仲弓。三言已盡。舉賢才句。一舉字已包攝下文在裏。特因仲弓有焉知之問。而申其說。程子大小公私之義。須通前後看。乃澈不獨舉賢才一節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說個正名。無限感慨。名字照字看。只要言無碍於口耳。非真欲廢軌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

何等手眼。正名是一章關鍵。闕如。正求知光景。承言不順。登說去。禮樂只是事之理。不與與字亦與崩壞。

苟字對正字兩必字與上必字相應

不如只是不似意非不及也

不可看低樊遲  
大人體段  
三好字三莫不字要  
三好字應兩學字  
四方字破農圃字

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何曰。而子路終不喻也。云云。按子路不去。雖乖亂邦不居之義。然謂其終於不喻。則非也。其死也。任於孔氏。則亦聞懼之難。而赴之而已。故其言曰。若燔臺。半必舍孔叔死。懼非死。輒也。先儒於此多失之。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知

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滙參老農。即含下小人。吾字。照三上字。不如。即隱攝焉。用。如此。看則下文。已包孕五字中。所以曉遲者。已至末節。特因其遽出。或未喻。故與申明之耳。或說。統。夫子把三上字。與小人對說。見得士君子自有一種大學問。若只在自己身上。幹辨。便自小自私全。

達與專對。誦詩而有得。自然有此效驗。

此章言為政者當以身先也

兄弟以其相似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陸氏曰。此章之意。夫子蓋屢言之。門弟子亦不憚煩而屢記之。總見得既為人上。則此身無可寬假處。古語云。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訟者退。有後言也。何曰。此節要重。講下截。則上截鞭辟愈有力。輕帶則聖人何苦有此贅。○令無不正。身有不正耳。此章全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陸氏曰。魯秉周禮。衛多君子。儘有好處。可惜無人振起。有望之之意。有惜之之意。



閔曰苟字無處可用  
惟居室常作此想省  
多少貪嗔敵多少災  
禍天子稱之曰善有  
無窮安樂景象

直經濟

兩之字須看須跟  
既字又字層次分明

張曰世人動云窮年  
不能殫其學東世不  
能究其蘊天子救世  
心切言此以破其愚  
非如囊底餘智沾沾  
自喜也

殺字慘甚

於殺運中徘徊作想  
非徒思其言是欲百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  
富有曰苟美矣隨緣度日都莫作實話看

滙參三箇曰字從公子荆意言之聞歷歷形容正夫子所為嘖嘖稱善處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閔曰看苟有用我句令人心惻自限時月自定功績一片救世婆心和盤托出而宗國僅聞三月之治人國未終三年之淹可也有成付諸鳳鳥河圖一嘆耳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何曰私箋云為邦猶云治天下也按三代治天下未

年從一日做起耳誠哉句神味不盡猶聞太息之聲

有成只說得化行仁乃化浹此以見集註之精

晁氏以為此章專為臣而發正入人字兼君民說

意按當時之論必有謂非嚴猛不可以更化者故夫子述人言以致意即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之意何嘗微寓不足耶尹氏注只泛論義理與當日語氣不合百年二字亦不可看得迂緩風俗淳厚斷非一時一人事

張曰亦字不是輕詞善人亦不是降一格只是言以殺止殺勢必不能也善人為邦百年乃可耳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饒氏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

義府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上正其君下正其民皆是也此章言正入所該者廣前章言令所正者下人而已

夢寐周公之心

四幾字正從一言

字生

如知有一旦喚醒之

王云定公以一言問

夫子以一言對關鍵

處正在兩邊首尾回

環

一言與邦是難事

只是守此一言就就

業業做去此邦亦必

興一言喪邦快得狠

秦二世隋煬帝可鑒

譬如補藥數劑當

無效破甕一服即死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

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

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

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

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說統邦之興喪由於君心之敬肆固矣然章內兩為君字是欄柄兩人之言曰是眼目見得總之為君也或有言其難者或有言其樂者各持其說以聽人主之自擇而主心自見其難便是興邦底機括主心自

持其樂便是喪邦底機括其與喪全在為之者何如耳與人言有何干涉兩不可若是其幾方有着落滙參兩不可若是其幾如此看固得但兩不幾乎却都是因人言作一轉關方是對定公一言之問正拋撇不得

定公論興喪只求之言夫子却從他當身指點來兩下為君字最重數幾字數知字婉轉曲折使定公徐思自得耳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張曰此章只言效驗不言設施似是楚有苛政不說於民故以此告之言近者說則遠者自來矣略側卸

得乃

黃氏曰此非必有意求其說且來也

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謂此乃所謂政

悅來即政體非言成象也

是為政第一緊關處

申上意非推原

葉公原不識直

勿呆粘証文一節

子夏為晉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病根是欲字見字兩則達見之故小利則大事不成字緊從欲字見字生來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直之直

困勉錄情與理必相準天理內之人情乃是真人情

人情內之天理乃是真天理直躬證父此人情外之天理也霍光夫婦相隱此天理外之人情也

夫子所謂父子相隱乃為天理人情之至

何曰昭然自在是非之理即在未當耳則就其隱

行不悖在中之解如是原無所枉

也苟有過人必知之直之至矣

只是一仁但隨處異名耳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

張曰此章徹上徹下誠如程子之說樊遲問仁凡三答亦不同必其問時措詞各別因其來意而語之

精義范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居處不可不恭坐如尸立如齋此居處之容也夫使民如承大祭執事無不敬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與人無不忠也君子之道無有內外必夷狄乎正心誠意所以為道夷狄之國雖無禮義而道不可須臾離也

恥在行前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只是一個無恥

中行狂狷皆是夫子欲得而與之者。是為斯道嚴所與不許人混入的意。

必也二字專對鄉愿說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外而謹厚內實陰險不謹厚所以為德之賊。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取在行前。取是人生來一點孤介之氣。已上原有的。○孝弟是行已大本領。都從有取得來。○必信必果也。只為不肯無取。○噫一字。為普天下山林獨往。淹屈下僚二種賢才。發聲浩歎。至今餘音未寂。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  
李岱雲曰。狂狷之外。人品尚有許多般。而註獨舉謹厚之人。為不可與者。以鄉愿有似於中行。而實非中行。正孟子所謂似德而亂德也。狂狷是各據一偏。得中行之志。一得中行之守。其真處可取。但要化其偏耳。謹厚却在結尾末。中間不必插入。以亂題之正面。激厲或我在結尾末。中間不必插入。以亂題之正面。其言便是中道矣。狷者守得定。亦是他的好處。只充其所知。便是中道矣。故激厲中便具裁抑。不是有兩般教誨。至以裁抑屬狂。激厲屬狷。尤謬。

此與方言互相發明。喫緊在羞字上。以此點動人良心。○或字有其來無方意令人凜然。

此言和同之辨。有毫釐千里之意。絕不相關。却又着實相關。

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此上。今人。深。省。○滙參占字承上。在不即不離之間。不必認煞占得此爻辭也。只是常常須將此二語玩味。當自惕然。知警。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四書讀君子。和於君子。亦且和於小人。不獨不同於小人。亦且不同於君子。不獨不和於君子。亦且不和於小人。不獨不同於小人。亦且不同於君子。不獨不和於君子。亦且不和於小人。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心知錄皆好。則假中行出世。皆惡。則假豪杰出世。善者好。是順而觀之法。不善惡。是逆而參之法。

滙參不如從兩未可作轉語未句着一其字分明是兩途合併以此參彼語極員意極密集註交互說來最得其旨

曲盡君子小人性情君子心中只有道

經結在而字轉開在及其二字須着眼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集解本文事說相形顛倒互換首句而字下截也字及其字兩邊都說得極曲折看來而字本是折轉之辭君子易事則宜乎易說而君子却又難說下文說之不以道不說及其使人器之倒轉說亦只是申明此意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義府周比和同以處人言驕泰以處己言驕泰皆有充然自得之意然君子循理理得則慊故心廣而體

倒綱

正是發端原非了語

張曰朋友句只直下言有此氣象文施之得其宜真可謂天下士矣註中混於所施勿入講字路至孝兄弟安有賊恩之禍於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工夫處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樸則心不縱恣而於仁為近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惻惻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惻惻兄弟怡怡

張曰此六字疊下只是救正那行兩字剛毅木訥固是近仁至於成德之士須內有道仁義之實外涵詩書禮樂之華一味粗鹵不得口氣與仁者其言也詘一般非粧點得來先有一層克治涵養工夫故有此氣象流露

夫子之言尚要爭執於朋友安有善柔之損

可與

四書集注

言言

有道人中一氣象真乃巧構形似之合看蟬聯看摹寫  
以兄弟朋友別言之對付子路指點形容正須善會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陳曰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民又盡本末兼  
誘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  
本末兼盡且必七年而後可即戎其可易言哉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張曰此兩章只是一章春秋列國兵爭只是驅民以  
逞不知培養民命訓練軍實小國併於大國大國併  
於秦其兆見矣夫子示以保民保國之方善人二字着眼

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直欲迴既倒之瀾  
嚶力處亦受病處  
張曰原身分不好  
看低由此漸漸絕  
亦不難到仁者地位  
若方其理欲交戰用  
功隄防即曰此是仁  
者是以用功為成功  
下學為上達也故不  
之許耳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

張曰穀字不是好字共天位亮天工  
食天祿非穀也食粟而已醜之詞

何曰此章當取雍也篇或問程韓之論不貳過參看  
又必歸重在以復乎禮上斯暢其旨矣制之於外  
以安其內流耳制字賤制不得注語須從有是四者  
源徒爭末流耳制字賤制不得注語須從有是四者  
一氣讀下荆川文掃制私二字便謬以千里為難是  
因錯用工夫非僅許為勉仁也以安勉言尤失分寸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紹問編懷土二字實懷居二字活然只是一事故集  
註於懷土曰溺其所處之安於懷居曰意所便安處  
只是一意君子當安安而  
能遷私意戀着是苟安也  
張曰此章眼目在士字既是士人當知道義之樂若  
所懷仍是在口體所便安處與不學之人何異居字

四書集注

論語讀二

二二

盛德積中時措咸宜  
非有意為之也。

此自指觀人用人者  
張曰此章四者字兩  
必有不必有字但是  
局外料量不是當躬  
鞭策。

所包甚廣官室之華口體之  
奉聲色貨利之陷溺皆是。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饒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  
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  
國無道其  
默足以容。

張曰避禍亦學者一大事易三陳九卦皆言處憂患  
之道危行井以辨義言孫異以行權此正反身脩德  
之正理不用  
曲折迴護。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  
者不必有仁。

何曰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  
理可必也仁者未必以勇著然義理所當為則為之  
必力可  
必也。

君子二句早從不答  
處登之矣。

閉曰南宮适引述四  
語即止天子竟不答  
适竟出天子又嘆賞  
二句即止彼此若解  
若不解意味深長人  
世得失遭逢應作如  
是觀必更說有德則  
昌便非真尚德者。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皋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  
人尚德哉若人。

義府讀書須玩古人語脈如此章若匆匆以崇德絀  
力蓋過去連聖人一贊全無意味了看他說羿皋不  
言其篡逆而言其善射盪舟說禹稷不言其功德而  
言其躬稼此正精神兩相注射處夫自古以詐力取  
天下者多倚他人為爪牙且或以長世而羿皋自負  
絕世之技力無論保天下以之自保有餘矣而乃不  
得身且死躬稼者雖糞多力勤而免水旱之憂即謀  
此可見成敗利鈍一毫不由人安排惟反身脩德  
而已然此意却在言外妙處在說不了故夫子亦付  
之不答然又恐不解者橫生疑心故因其出而贊之  
說破尚德二字點醒世上這種爭權尚力之人夫子  
切之婆心矣。

矣夫者也四字實珠而下。  
蘇曰。玩語氣。似為易言仁者而發。  
此章語氣專重示人。句指色取仁而行違者。堵截後路。  
精神在能勿二字。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義府。仁。人心也。幾微毫忽之間。稍有不存。便是不仁。故賢如顏子。而三月之後。猶不能無違。則君子而不仁者。將入於井。非無怵惕惻隱之心。然善念乍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故雖行好事。而盡是私心。吾未見其有一息之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張曰。白文無君父臣子字面。行文不可將君與子一例相連。尊卑失體。渾說則得之。或問。小註勞誨。乃愛忠自然之極理。能勿二字。若連讀。勞誨二字。便呆。須將勿勞勿誨。連讀。能乎字。便活醒。

子曰為命禪讓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何曰。為命二字。要從義理上說起。蓋是國家一大事。又要存得禮讓誠慤之意。極難盡善。而鄭國之事。次第不苟。有可取者。自然應對諸侯。可以無辱。命敗事之失。不可將當日晉楚爭鄭事勢。闌入。喧客奪主。反狹了題理。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

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賁。被義切。哀也。廣韻。在四寅中。註。其後卒。召白公。以致亂。按。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白公殺子西。在七月。註。而富人莫之敢拒者。按拒敵也。言其富無敵。見仲尼篇。

子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易。

何曰。私箋云。怨字。要說得細。方見其難。按。難字。只對易字耳。說得細。非復常情矣。有粗亦有細。到夷齊方是貧而無怨之極處。怨有怨。嘆有嘆。悔有悔。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而終焉於義理。毫無可悔處。亦只是無怨。

一部春秋三八定案。  
人也二字。喚起下文。

聖人諄諄教人安貧。二論自人不知而不溫。至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其開明示人安貧者。約二十餘條。但學者漫不經心耳。



短於才處意不說出  
諷魯意在言外

文之句兼變化涵養  
兩意  
上節收句重在成不  
成不可以為入下節  
則重在入蓋非入更  
無任言成兩結句不

同之旨古今等分極  
分明  
總要他歸到禮樂

三然後是破解三不  
字却正是說三不字

有吾與點也之意

也。但此當留在  
後半推說耳。

閔曰。既曰貧而樂。又曰無怨難。所重安在。曰從難處  
做起。張曰。此只就世情上淺淺說。若周公之富。何  
知有驕。顏子之貧。不改其樂。又何必  
作此韓白優劣論矣。此必有為之言。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陸稼書曰。廉靜自廉靜。短於才。自短於才。非是廉靜  
之人。便短於才也。世人之所謂才。只是不廉不靜耳。  
其所謂短於才。只是不廉不靜耳。只是不廉不靜耳。  
是廉靜耳。可歎。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  
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  
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滙參開端一若字。只是就四子約畧舉似。四子原非  
知廉勇藝之極則也。註中知足以窮理。只就知而言。  
非謂武仲能以之窮理也。若字甚活。謂若此等樣人。  
歷歷指數。語勢直趨。文之以禮樂。下亦字亦正與若  
字相呼應。所以必借四子來做箇樣子者。乃為文  
之地耳。朱子所謂兼體用本末而言。須通身融看。乃  
得其解。故無庸向四子索証。所以既答而復言者。  
提出今之成人。只向世俗一種。濡忍且詐。底人較量  
高低。見此輩尚有人心。不致墮落。但學道人如何便  
可歇脚。味其語意。以為痛砭。今人可以為隱激。子路  
可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  
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  
其然。豈其然乎。何曰。註衡大夫公孫枝也。按王厚齋  
云。孔注作公孫拔。枝字傳寫之誤。

此春秋誅意之法

正譎俱就其行事言不以心術言若其心術則皆不得為正

集解其然二字一頓是承賈言而意揣之下添豈字乎字方是補出疑意來不合總作疑詞解亦不必如舊說分上為微疑下為深疑與集註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語意不肖張曰其然豈其然乎二然字神氣虛婉是疑公明賈之言不足以為得文子之真非料量文子必不能得時措之宜也措詞須得體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何曰曰字不是他人即指武仲自己藏頭露尾耳次崖謂當時之人未見得他意思乃對信字說後人誤會都將曰字生在旁人為他解釋非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何曰先言晉文者甚文故不得不予桓也桓雖假抑猶愈乎文之譎云爾予之抑傷之也桓張曰此不是論二霸優劣為春秋之末楚吳越構兵俱由詭道覆軍殺將盈野盈城比齊桓兵車之會大

相逕庭實自晉文為之濫觴高矢故不覺慨然曰晉文之霸譎而不正遠不如齊桓之正而不譎矣語氣從晉文起則得之矣

子路認定見危授命一段道理故有此問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何曰如其仁言似此功業也庶幾其仁也誰如之訓當斟酌春秋之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霸功則封建得以不廢生民稍獲休息從合諸侯包含利澤及人者大與仁字乃有關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

只是說管仲可以無死不是說召忽之死

未當。

書法。一語了然。

不在文字上索解。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  
以為文矣。

滙然此章是專美薦賢不比孔子文子章是論說法然亦因文子之諡為文偶觸此一事而流連嘆慕一似他人俱置若罔聞而夫子獨聞且前此不聞而今此始聞無限深情亦正從一諡中溢於言表但不得實拈前案更定諡義則轉欲少味耳。

張曰春秋之時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習以為俗李康子豈不知子貢子路冉有優於從政只是貴倨不肯相下且恐妨其子弟為卿也子聞之曰四字無限低徊不是單論諡法。

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

衛多君子此三人皆不在列特以片長足錄猶可以救危扶頽魯國多賢苟能求

奚其喪。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後父何所不濟子言整章于非贊衛侯也只將不怍二字激發人心兩之字只指一事言

張南軒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為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訥。

何曰私箋云則字即就言之不怍時說非待其為而後見其難也。

莫把入朝看作空言

徘徊自語無限深情

默奪強臣之魄表裏如一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論語 讀二

二六

此章欺字須看得細  
於事理有一毫不透  
徹慕直諫之名而強  
陳之即是欺非詐諛  
之欺

上達不知所竟

兩者字實看

四書章句

論語

三

王云。本文一戒一勸。自是兩面平說。而語脈一串。上截也。字微頓。下截而字側。通相生相足。意理在離。即所之間。時解每提。起犯之。似勿欺。專為犯而然。此蒙引。多欺。固不在平時。而欺與不欺。在臨犯時。尤宜辨。取輕。犯時。非其欲犯。自不可不犯。耳。南軒說。最精。但云。懼其果於犯。雖對針子路。懼其稍偏。精。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張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此是上達層次。此小人。是狼狽不堪。小人下達。乃辱名敗身。違禽獸不遠矣。不與為己為。久章相同。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即為己。為人即為人。心知錄學。只有一個為己。若為人。便不可為學矣。為人句。只一反跌。鞭逼上句耳。

張曰。學只一樣。為字兩關。古人惟求成德。今人多是好名。此亦氣運使然。不全係學術上事。

子曰道盡聖賢心曲

言可以千古  
實贊伯玉  
何思何慮

張曰。放言易。力行難。聖人矯輕警惰之辭。不一而足。學者須認。真各量地界。體貼語。氣。方不孤負隨時策。勵。苦心。

此與全論音理。不。同。一。是。就。知。仁。勇。而。言。一。是。從。君。子。之。道。我。無。能。焉。想。像。而。出。一。為。實。語。是。虛。實。確。乎。有。辨。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或問小註。此是泛論其理。直從曾子身上。體貼出來。方與良象有會。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張曰。行無可過。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不及而行。却已及之。則過矣。過者。過於言也。認真此字。便不是通辭。用之。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張曰。聖人有謙德。無謙辭。凡所謙。然不自足。皆心見其實。然非姑為遜謝也。在旁人觀之。自是謙語。譬如。

四書集注

論語讀二

二七

捧喝我學正喚他人  
字方人則不治我矣  
則字甚緊切自治刻  
勵生在此字中見  
學者須想量不取箇  
甚麼須於自己體察  
可見

轉 就他汲汲念頭撥

四書集注

言言

大海量餘於水故能受水若曰吾已能是姑謙不敢  
居則偽矣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二章又是一種道  
理學者涵泳聖言到卓  
然有見地位則自知之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李岱雲曰賢乎哉是喚醒語令子貢自思就子貢身  
上說不在夫子意中說若認煞不賢便成貶語若認  
敦為賢又成贊語俱於乎哉二字少體貼又賜字若認  
字雖是兩兩對勘然上句用乎哉賜過而下句以夫  
字虛接似粘實脫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

條辨患不知人章重在知人求為可知知章與患立分  
說單對子譽此與病無能章語有倒順而意亦少異  
彼是表君子之心病無能而不病莫知此  
言凡學者不當患人不知而當思不能  
張曰此章與取其言章皆重見疊出之辭立言則各  
有所為此須認清能字劃界全體大用有一分不圓

不逆詐十二字為句

是字字活看

兩為字相呼應無乃

從何字轉出

妙答無可無不可

只是不固

此與歲寒松柏章同

一比體正意自在言

外當年開示人微旨

但長吟本句自有會

心

千古定衡

滿皆不能也何暇以  
人不已知為患哉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

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精義謝曰有德然後可以語才無德而有才不免為  
小人自古英雄何嘗不可以才稱惟其無德是以必為  
禍天下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

德

何曰以直二字凡待天下之常人皆然不因報怨而  
有所增損耳竟將以直算做報怨之法便糊塗總註

四書集注

論語讀二

二

人不肯下學。為怨尤之根。未化所以怨尤。只為知念未忘。針對莫知。

任俠  
焉能使予不遇亦同此意。莫作委命自安看。

中怨有不辭四字。要看得圓。蓋因怨有公私曲直之不同。不皆在所必報也。不可竟抹去。題中報字。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陸曰。聖人一生。只做得下學工夫。所以先言不怨尤者。下學須從不怨尤始。吾人一開口。一舉念。便涉怨尤。如何。

張曰。此章機括。與女以予為多學而識。章相同。以下學切近工夫。指示子貢。非較量。知我不知我。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條辨聖人言命。固是為中下人說法。然亦是聖人實認得真處。打穿後壁。以示人。故命字對景伯伯寮說。

便淺。在聖人分上說便深。

何曰。私箋云。兩將字。正在未與未廢之間。不知命者。以為人可與得力時節也。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或問小註。聖人這一語。却有多少悲悶心腸。說不出底光景。滙參深情無限。全在一矣字。領取言外之音。

聖人心中。却一語道盡。與字似疑。夫子如何為法。非刺譏口氣。註中譏字。須活看。

一門之間。已隔行藏兩局。  
夏曰。抑揚語氣。雖不同。要之總是能知聖。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

不可而為之者。與。若何。曰。是字。言獨是他如此。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

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

賢者。與逸民不同。此豈盛世所有。凄然。

淺則揭子曰果哉未之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

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室三年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義府禮而曰好全在精神心術上感化得上一體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曰易使○滙參精神心術亦離不得品節等殺情深文明此其所以必兼本末輔氏言觀感饒氏言政教本是一串事偏舉不得蓋禮自統上下而言而好之却自始故易字緣由只在好字中透出不然為上者亦誰不謂以禮使民却未見其使之果易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

人總是不能為聖人三哉字天然呼應張曰諒陰禮記作諒闇鄭康成注讀作案闇居倚廬也儀禮初喪居倚廬寢言枕塊鄭注倚木為廬在門外之東既虞前屏柱稱賈公彥疏三虞之後改舊廬謂前去戶旁與兩廂之餘單寢有席既練舍外寢鄭注在中門之外屋下不塗墍謂之聖室三年喪畢復內寢以敬以字有工夫下兩以字不着力脩己內俱藏敬字安即敬之極處

堯舜其猶病諸

選○是○個○敬○心知錄求諸己三字便是頂門一針意只重以敬一句○安人安百姓兩以字又極有力何曰安溪先生評貞父脩己以敬文云脩己非無事者自一言一行至於應事接物皆是也但非以敬為主則不能耳不是一敬而脩己之事已畢程子言但知主敬而不知集義則是都無事也此意少入識取張曰堯之德曰欽明舜之德曰溫恭敬字徹上徹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即敬之全體大用也此外更有何事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

為賊以杖叩其脛

鄭舜舉曰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惡之而遜其詞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

堯舜猶病是實事不是虛詞

是為賊總承上三句一氣貫下聖人不獨叩原壤凡壞國亡家必先去其禮春秋將變為戰國故出此怪言魯宋之敵付之不問所以

全交夷侯則指斥之  
所以挽俗也。

不獨抑尊

此夫子出處大關  
鍵。○可以速則速  
愠見不為絕糧。  
固字與亦字相應作  
虛字解。

亦如呼參一般。  
正言。反言俱好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心知錄兵氣露矣已有父子爭國氣象夫子急於見幾記者下一遂字俎豆運窮退而刪述歸與之歎所由來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

點化  
予字一章眼目自後面然非與非也俱在夫子上說非泛論道理

非也予一以貫之

李厚菴曰兩箇一貫皆是教以知本之學用力之要非如異氏印證契悟之說一經指點便豁然無事也忠恕章註至詳明此章註即漢唐以下學不知本故所謂心學者往所以貫天下之道者此矣大本而一之則所以貫天下之道者此矣心知錄一貫不掃學識但於多處會一於一處通貫則學為心學識為默識何學識之非一矣何曰此章注脚只在孟子盡其心者章後須補到存養安溪先生於長史文後頗引其端然說得不斬截○天下之理千變皆由大本意思朱子語錄及北溪字義即中庸立天下之大本意思朱子語錄及北溪字義中發明謝氏說精矣此蓋進子貢以涵養德性之要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饒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蓋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

喚醒他

張曰仲氏有不平之氣歎其不能知顏子



單瓢自樂深領箇中之妙也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有家可見無迹可尋○何云無為者猶言行其所無事也求在已而已

二見字須參一則字頓緊及復丁寧○夫然後三字宜玩必如此後行止教他下手工夫立則二句是化境不是工夫熟妙之後常在目前

四書集注

論語

三

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

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輯語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夫然後行仍在言行上驗取次節指所以行之本三節指所以豫立此本純熟工夫兩則字也夫然後行三句皆形容極熟處言參集註隨其所在三句皆形容極熟處言然言外却見得必如此乃可以行不如此便不可以

是兩大夫合傳

可字有味之字以道言

藻鑑自然之妙

無有非實事其斷如此耳

行為務外人鞭辟向裏正在這數虛字上着力此所以難其辭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閔曰直哉章兩賢合傳也合贊也魚之道峻玉之道圓矢字卷字寫貌如字則字寫神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張曰可與是中人以上虛而能受聞而即悟者不可與語即中人以下人失人當其可之謂時也此只是指朋友問答及接引後學言講章有兼君友說者大誤君前有懷必告有問即對安有可語不可語之別道合則與言姑為面謾者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四書集注

論語讀二

三三

隨在取益

顏子為萬世有天下者問夫子即以萬世之典告之

八字分明一部易

四書集注

語

俞曰志士是把握得定仁人是涵養得熟一無字一有字有確然不改移意有安然不勉強意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精相決洽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何曰必言舞者舞是論為邦如舜之九成為邦功業

方做得完備也不專是包聲在內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曰未見猶有望也曰已矣乎絕望也

其與而也數字着神

艾曰文仲豈排擠柳下惠者特不極力荐之耳當時固由魯未用賢而文仲不竭力汲引其罪自見

誰之躬

此節當兼指窮理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張曰德字南軒張氏指在己之德顧麟士云有德之人可兼用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何曰斥為竊位紙上都是霜氣者與二字豈復尚留不盡或以此二字都帶委婉則譬之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等語亦委婉也夫謂聖人出語渾融不為已甚者謂於竊位之外不宜別有深文如恐公室有入私家翼翦之類羅織沒佐疑獄耳豈蔽賢應得之辜可為末減耶三思節其義亦爾一友謂子再字亦且放活此予應之曰季文子非四思而後行恐不好更說箇三斯可矣竟無以難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東萊呂成公少福急一日誦夫子此言平生忿懣為之水釋學不可不如此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四書集注

論語讀二

三三

慧字自頂上義字來。一氣說下。

此君子全身圖畫首尾呼應。指一個君子樣子。要入學。莫作贊美詞看過。

心學。○冒以君子二字。與不患起語有別。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張曰。此是以文會友。章反面。○不言先王之法言。自撰一副議論。如清言橫議之類。即好行小慧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何曰。蟬聯而下三之字。俱就處事說。首句體下三句用。○義是天理之宜。安有不誠實者。信以成之。恐是謂其及於物處合。

張曰。禮孫兩之字。指義成字。總承義禮孫義質之先。已有信在。至成事方露出。此立言之叙。義字只說胎。方加得禮孫信三層。君子哉。言此乃君子處事盡美盡善之道。非贊詞。俗說分生安學利二種。君子誤。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張曰。君子篤志於學。理有所未明。德有所未就。怒然負疚。如疾痛之在躬。人之知不知。何暇計及。四書中

勉入及時進脩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張曰。此兩章。一是為己。一是論人。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疾字指此輩耳。若都說在君子上。為名為利。何以別乎哉。識者再參一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李曰。矜爭羣黨如蕪。猶不相入。但因人多以爭托於君子之矜。以黨托於君子之羣。故既說矜於又必說。簡而不爭。既說個羣。又必說個而不黨。是為他人分辨。非為君子分辨也。

汪曰。此章與和同驕恭各章不同。和恭是好字。面不字直下。此矜羣字面不甚好。古民三疾。矜居其一。易云。渙其羣。元吉。是羣乃聖人所欲。渙也。凡人嚴以持。已。必有峭厲之形。則爭伏焉。和以待人。易涉阿比之私。則黨成焉。惟君子之矜。莊敬日強。矜以理。不是高。自位置。矜已凌人也。何爭之有。君子之羣。樂易近人。羣以德。不是有心。結納。背公向和也。何黨之有。

此為用入聽言者立至公之法。

一言一字也是反約之機。勿施就在不欲時。

之於人與下斯民也相應。○拈誰字見非已可得而與私箋云如字活其字實。萬世此人心直道。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李岱雲曰。終身行之。非終身行得去之謂。乃力行此一言也。○其字乎字。乃唱嘆之神。非游移之語。○子貢問一言。可終身行之時。尚道別有方法。不知即不外這箇恕字。不欲勿施二句。不是徒解恕字文義。正鞭緊一步。見恕之為道是。如此。正當刻刻做工夫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何曰。饒雙峯曰。民字即上面人字。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下有三代字面也。○斯民也。即三代之君。直道而行之民。而三代之君。所以直道而行之民者。以民心本直。不可枉其是非之實也。故直道二字。偏主

撫今追昔意在也字之字上見。

闕文兼其事其文言。

此言立德者須知言立功者須養氣。

須知從性體上明照。不在好惡上搜尋。凡聖言及是一語。得是加重鞭策也。

是謂二字。危悚之至。

正思中。恍然有得之妙。

君說不得。所以二字之意。偏主民說。又不得三代之三字口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張曰。二事亦甚微。然可見人心由謹而肆。由公而私之漸。故嘆之。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是教人。心上退一步做工夫。○巧處小處。便是亂。不必到流禍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張曰。此道字乃天下之達道。人有知仁勇三德。能知道能行道。即是弘字。實際兼全體大用說。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惡不改則惡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李岱雲曰。人因集註以思無益。着兩句字。遂以吾嘗二字。只貫得無益住。豈聖人前半生皆候用工。夫至此。乃思變計耶。況說不會致力於學。又安知思之不如學。既斷住思。不如學。則後半生。又將廢思。豈聖人全要思不廢學。把吾嘗二字。直貫至末。乃知無益不起。只在一念中。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何曰。不是中二句。是無命也。不是末一句。是無義也。命是中人說。既知義則命不足道。故口氣須着一折。張曰。此與子張學于祿章不同。彼是着服祿字。夫子言須慎言行。即不求祿。祿在其中。因其外慕。針砭之。向裏。此節祿字。只是帶說。賢人君子。何嘗不見用於世。正其諷明其道者。決不為此分心也。不謀食。不憂貧。緊相照應。中間二句。只輕透作過文。

提一憂字。正是掃清俗念處。

逐步遊進。蟬聯文法。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張曰。此是為治民者。示以內聖外王之全學。有全學。乃有全功。未善字。即至善對照字眼。勿淺淺看。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條辨此君子小人。只在器量材具大小上論。不在人品心術上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字重此仁字。當在大處難做處說。

心死甚於身死。

大受正在不可小知處。若曰細事未必可觀。何以為君子。君子小人須一頓。

變通在貞內

臣箴

後非先後之後只作置之度外四字天地父母之心有無二字呼應

是談文秘密藏如何便達

人以為事聖賢以為道

集解當仁字須重看讓則不能當當則自無可讓不讓於師足見師且不讓何況他人不讓只足得一當字者之辭非當仁者時存此意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敬字何等精神不期食之後而自後矣

子曰有教無類君子以類族辨物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行乎其所以行止乎其所以止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

閑閑說

然固相師之道也

張曰古主賓相見之禮甚繁師冕貿貿然來夫子自無一言不發之理本不打算道字子張之問二三子之嗜學也夫子就事答之固字淡淡說不用張皇因物付物浮詞凡鄉黨題只說本位自見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妙先橫小中見大四字下筆即是膚詞此章亦然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

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

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

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

提出先王壓到他且字是字相承轉下不平對

專就言責說

暗應昔者先生均字吃緊此節只是足上文脩內治意○遠人借遠形近遠人尚且來況顯與為社稷臣而可伐乎而字跟上穿落又奪季氏之魄

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均安和三字正抹殺他欲字季氏病根全在欲欲則安危利灾故曰顓臾曰傾曰蕭牆之憂欲則越紀踰閑

何曰此只指周家一伐說

故曰出柙曰分崩首問答明伐國之非二問答見責不能辭三問答以不能輔季氏脩內治正辨其憂之在顓臾此欲必不可肆  
何曰私箋云顓臾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夫子以蕭牆對顓臾則蕭牆近顓臾遠其為遠人可知按動干戈於邦內指顓臾此遠人只泛言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陳氏曰此章脩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僖文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宣成襄昭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定哀之春秋也

心知錄讀後二節分明追求禍本有無限感慨追慕之意連說天下夫子已知周道之不復興矣

果報連下三箇字聲情嗚咽令三桓氣短心灰

提益作主損作轉語兩者字呼兩矣字應詞氣凜然

張曰性之所近習之成癖謂之樂與好字樂字不同○禮樂上加節字道善上加一人字賢友上加一多字皆着精神處須認真一層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心知錄作訓解看便無味益矣損矣有萬千丁寧告戒之意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張曰三樂樂字性之所近習之所成有力量三友友字人却看得鬆多是將直諒多聞字面鋪排倒裝入友字不過是切摩箴規等說不出友字實際益字道理亦不透亮須是虛懷善下所勸則勗所戒則從方

頭腦

三戒只是一戒光陰密移成心不改張曰人欲之私何一不當戒但當是時則有此一物當令須全力治之語意如此張曰此畏字即是敬字言君子小人之分在敬肆二字三畏只是一畏從小人處點出知字是聖人婆心

是友直見賢思齊去我浮澆追其淳樸方是友諒平日有好學之功有以就正方是友多聞不則君子之交淡如水徒慕名安有濟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何曰三畏九思其數則經文所定凡以并合作對者皆庸人自擾不待閱而始棄擲者也



赤子皆上湯武皆

次。

生即於學看出學

即從生帶來。

夏曰。上字非推尊語。

次字非降抑語。連

三項皆引而近之。

辭。於未句神理方為

膠合。其字仍指生

知說。

只是一思澄湛。遇接

物而分注為九。

先立其大處處皆

圓。

張曰。孟子言思誠者

人之道。程子言涵養

用敬。進學在致知。皆

此章嫡傳修身進德

四書集注

言言

三九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王恕菴曰。此章正註。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則與中庸及其知之。一也。神理各別。中庸是就困

之工夫。極盡處而論。若困而能學。猶得為次。困而不學。斯為下矣。添出下矣。一等。所以深惡不學者。專為下

愚不學而言。以警醒中人也。且白文是言困而學之。非言困而知之。語氣迥異。不必以外註及其知之。一也。意為主。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何曰。九思是內外合一之事。須體味南軒九者當養之於未發之先。持之於方發之際。二語每句兼故義。夾持工夫。則程子所云各專其一。朱子語錄中所謂一是主一之義。方有歸宿。○曰忠。曰敬。曰言。曰事。二

之條目也

上六件是內出之順

而正者。下三件是外

至之逆而危者。

句所占地位甚濶。此章次序。似當以君子不重則不威。章參看。○三樂。三友。九思。三畏。皆是聖人派定規條。或側重。或合併。皆愚昧人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

見其人也。

何曰。志者。萬物一體之志也。養此心。謂之求其志。道者。萬物得所之道。求志之時。而道在我矣。至此乃見之施行耳。○註守其所達之道也。

按守字好。便貼得隱居二字出。王云。已見。則因見其人而還憶其語。未見。則因聞其語而懸想其人。上節兩矣字。與結尾一也字。兩兩相照。絕孤情。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

死。民無德而稱焉。

兩段字字相反

公論在民。所感深矣。

四書集注

論語讀二

四十一

此章不重美齊全為齊景公感嘆。

張曰。聖人以入治人。所以教是人之道。即在其人之身。未嘗有私。亦並不得謂之無私。微特伯魚無異聞。顏子終日曾子一貫。皆非異聞也。

竟妙所得

一邦君字。一妻字。便見與君敵體。無敢妄于只看兩個君夫人皆從君稱之曰夫人來。

四書集注

詩言

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亦誠不以富。祇以異。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

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

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

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

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

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

人。

張曰。此章本古語。記於衛靈公之冊末。蔡氏覺軒以為為南子發也。似得其旨。蓋子見南子四字。本是輕

賤之詞。然南子使人於夫子云。寡小君願見。是稱之異邦曰寡小君也。公子郢對衛靈公言。君夫人在堂。是邦人稱之曰君夫人也。衛人却只稱南子。只為此邦君之妻四字來歷不明耳。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章

時字渾然天機

孔子時年四十三

激之不起萬頃澄然

到底是孔子不見

論性定案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紹聞編夫子言性。只此一語。然非正為言性發也。正為言性發者。必若易大傳一語。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三語於中庸論語孟。子之言性。俱包得。周程張因而分疏。甚明。

四書集注

論語讀二

四一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唯字分明緊對針上章二相字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

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

何曰君子學道句不可粘着武城君子須看註中皆字及必教二字君子二句平說子游之意尤在下句見不可遺一人也說不句敘述中作虛步引起下句乃佳愛人二字即說不恐下有學道之人亦得○君子雖以位言然只是俊秀之屬愛人謂他日臨民也方是子游所取之人○私箋云道字不專指禮樂按率性謂道禮樂所以養其德性故學道者必由之○學字重與教字對今人只粘道字無欄柄矣○註皆無大小非總上之語是指

聖賢之眼不同

一腔熱血

是實落下手處

為仁必造到這等田地

張曰此五句須切學者分量此天下只是人已二字替身因子

張好高亦用高的字

面語之不可說似堯

曰冊天地帝王氣象

不中倫類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有西周在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

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何曰註又言其效亦仲弓問

向裏說張曰問仁之答甚多此章繁而不殺正為堂堂乎張

不甚切實極力鞭策他一番曰能行責其實曰五者

正其名曰於天下窮其分量總是欲隨時隨地實用其力勿以空言從事耳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

鑽之彌堅。顏子知得。江漢以濯。曾子知得。熱腸。此節是答昔言。

六言中六蔽不平

此仁字只是愛之理。不宜看得太濶。只愚便是蔽。不是為愚所蔽。亦不是因有所蔽為愚。學不可已如此。

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凌仲遠曰。不曰堅乎。四語。正是申明不善不入之旨。不入二字。須看得深細。不磷。不緇。方是不入。非受磨於桓溫。便是入於不善也。狄梁公之於武后。謝安石之所謂猛虎。項下金鈴。惟繫得者解得也。或云有其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聖人無此游移鶻突之語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張曰。關目在一言字。曰六美六德。則自無所蔽。今日六言。是但知其名也。言即是名目。徒慕其名。不去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窮其理。則好處即壞處。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善誘。四句有一層深層。意。都根學來。閑曰。思無邪。括全詩之要。詩可以興七句。盡全詩之蘊。多識句所以明理也。何曰。次節是立志三節。是脩己。四節。應事。接物。五節。不惟知常。而能處變。六節。詩本性情。教歸敦厚。文就脩己。應事之重者言也。

鄭氏通志序云。夫子教小子學詩。而及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皆實學也。詩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尤貴得。其情狀。張曰。章中四可以字。二之字。一於字。俱指詩之有益。勉小子不可不學。小子豈真不學詩。口耳記誦之學。非學也。李安溪云。諷詠之。以養其性。情體會之。以求其氣類。此學詩真解。夏曰。此三百篇詩。總序也。如天覆地載。無一物可逃。其外。堯夫云。自從刪後。更無詩。後來作者。大抵多逃。出此篇之外耳。

為字有味。  
八字一喚極有力。  
立字關應為字。

意在言外。水月鏡  
花意味無窮。八  
深思自得。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張曰。此是鯉退而學詩之後。丁寧切屬之詞。精神在。一為字。為之如何。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楊龜山先生謂言忠信。則有物。行篤敬。則有恆。此為之實也。能如是為之。其身正。行篤敬。道坦然而無窒礙。在家必達。在邦必達。不然。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樂焉。而淫哀焉。而傷。用情不當。理。即。一物無所見也。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行事不合宜。即一步不可行也。此即正牆面而立矣。不學。面牆本。古語耳。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王云。疊下六云字。只相承說下。見人所云之。不。過。云爾也。語尾乃以乎哉反詰之。微諷之。不得連上。云。字讀便覺直而少。味且語意亦不清。

痛快之甚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張曰。潛竊禮樂者。已於人而不仁。章斷定。不必重說。此只是指務名不察實者。提醒他。使之深思而自悟。乎哉二字。詞氣稍。緩。須說得渾雅。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德之賊。本無而欲竊之。德之棄。可有而自失之。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頭就說了。滙參此亦只形容才聽。便說才說。便休畧無停蓄底景象。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

一部廿一史  
此描畫鄙夫心術形

狀與與之事者者者  
極言不可共事非徒  
醜詆鄙夫也句句須  
繳還首句

婉甚

何曰全是傷今不可  
雜以思古意  
剖析分明是一劑起  
死回生藥  
張曰今之德不如古  
亦已矣疾何至亦不  
如古故曰傷俗之益  
衰也

兩也字一者字意言  
固有輕重而上二項  
所關亦正不小不可  
看得太輕

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條辨開章喝出不可與便教事君者當早具知人之  
識以嚴辨之慎其援引之階以痛絕之若說莫被他  
籠絡招致尚是後已無可奈何矣非聖人意也而  
彼之無所不至已無可奈何矣非聖人意也而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

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

之愚也詐而已矣而已矣三字  
總承上文

何曰須看民字若古之君子有禮樂以養其中和之  
德氣稟之偏無所不化矣○私箋云此是即習氣以  
驗風俗狂矜愚是病曰肆曰廉曰直猶為本  
症曰蕩曰忿戾曰詐則已變而為別候矣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  
邦家者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和盤托出  
此章語氣極平實只  
為三子以我為隱  
一章三子尚不能  
十分領會又聞發一  
番

張曰語氣上虛下實精神却上緊下鬆以欲字有  
無限意思非不言欲無言也何以欲無言道不在多  
言也此章只在樸實處體會若云夫子別有不言之  
秘或云夫子以天自比皆未見顏色之論○謝上蔡  
嘗謂一友云兄明日來待與兄講一語上蔡却只是  
尋常茶話語如何一日即講畢次日講一語上蔡  
見見一章誦良久其人乃請上蔡講論語上蔡朗誦  
無行不與之妙現指在指點不遇如此○夫子引子  
向上一層切實指示以為道之大原出於天何嘗  
有言然四時行百物生以言哉語氣到此便佳不可  
添出妙觀天則知我矣一派夸詞註中聖人說不動  
莫非妙道精義之發朱子論道理不如聖人說不動  
藝代夫子措詞亦  
如此說則謬矣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

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

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

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

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張曰此章記於孺悲欲見之後自有意義雜記言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

忍心

又嚴又婉無限低徊不甘不樂不安隨處皆然偶就食聞居指之仁與安字相應凡人心中不安處即是仁心安食稻衣錦則忍矣故曰不仁不必推深說予也句非詰問語是喚醒語正打動

心裏有無限悽愴意宜玩乎字

是乎書孺悲奉命而來孔子不見必其聞名於將命者之時有挾貴挾賢之概故不見而又取瑟而歌以微之孺悲必他日又求見則告之矣宰我見夫子與孺悲言喪禮因發此問有為而言非宰我真欲自短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

猶賢乎已

心於何處用無所用心即是一生之敗局故以博奕開一門路難矣哉惜之也危之也

王云章首着飽食二字聖言亦儘有義味不宜畧過蓋心者氣之精飽食則每為形體所滯惟有所用斯以開其竅而混沌樸鄙之習亡心者動之微飽食則易為淫欲所引惟有所用斯以立其閑而浮游閒雜之幾絕此二義本四書而掇其畧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

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何嘗不好壞在尚字

答得斬截

可惡處全在幾個為字。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說統君子無所不愛，亦有惡乎？亦字對愛說，賜也亦有惡乎？亦字對君子說，酒參上節是惡悖德者，下節是惡亂德者，所關世道人心不小。故聖賢用惡，皆維世之意。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正是提醒人調性情，修身齊家工夫耳。單從女子小人，刻畫鬼魅，有何趣味。○直從大學齊家章及周禮九嬪內豎等義看出。聖賢觀厥刑于雍雍，在宮本領方與夫子唯字發端，深情有會。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晚蓋暮年是好事，未四十者不可不勉。

已四十者不可不懼

恐入作兩樣看

去謂去而事人也。

必以其道，有見有守。

齊景公待孔子句絕

兩不能字最重，是孔子決去之根，可以去則去。

楚狂二字是通章眼目。

微子第十八 凡十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

徐思曠曰：此章須想出柳下全身，有和有介，並有不恭，闕一不可。

入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



李安溪曰接輿實矣  
子知已味其歌詞可  
以當哭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  
峯青

何曰註今下問津宋  
本作合下乃應土使  
字

築溺饒舌何如長沮  
語簡味長為可思也  
烟水中人品亦自有  
高下

言語委折似覺近情  
此心獨苦  
仁民之心

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  
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何曰曾點之狂有茂對時物氣象接輿之狂但  
知天地閉賢人隱而已此夫子欲與言以廣之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  
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  
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  
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  
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  
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  
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尹氏曰丈人詞氣雅  
容不當直云貴子路  
言我惟恐如此何暇  
知夫子也  
情景可想後人叙事  
那得如此活現  
又是一路人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蓆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  
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  
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  
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說責其忘世之非君子之意此節不仕一句提起下皆明  
身上說是明其用世之志通節重一義字  
何曰道之行廢關氣運之盛衰非一身計也若君臣  
之義則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廢之則此身先  
有虧闕處矣故明知道雖不  
行此義不敢自我而廢也

三段俱是贊詞，兼時與道言之。

為之嗚咽。

逸民之心，有可有不，可故逸聖人無可無，不可故異於逸焉。融注論語云，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最得其解。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是隱居放言的骨子。滙參夫子之於夷齊先懸其節以想其人與三四節先揭其人以論其行語氣自別末句一異字中有高瞻遠望之致有沉吟唱歎之神。張曰：逸民與隱士不同達而行之則天民窮而違之即逸民孟子以三聖並稱乃所願則學孔子本於此章非沮溺丈人可比。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心知錄樂官皆魯賢者見三桓之僭飄然去魯星散遠離不復能合以示不復見用君子於是知魯之必亡矣。

何曰：安溪先生謂此章官名次序皆有義理蓋分堂上堂下之樂言之備食之官乃近君者故貴之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

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張曰：此册多載天地閉賢人隱之事未忽記此二章猶之國風之末言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大雅之終言召公曰：聞國百里皆亂極思治之意。否終則傾。大舉之事，故以祖訓之善賢才之多殿之言人存則政舉也。

敦有感召之理在

主國規模與九經相表裏

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 五章

士字提起  
敘有學問

只是彼此相質証  
意。

異乎吾所聞。單頂不  
可者拒之。句。可者與  
之。師商所同。  
在門人必須此一番  
議論。方不負他來意。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說統當頭一士字提起看。其可已矣。猶云必如此。乃成其為士耳。乃責備之詞。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

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

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

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何曰。我之不賢。與須於絮。長量短時。指與一箇茫然。長思瞿然。內愧光景。上與字語。意極安詳。此與字極踏。

小道皆自聖賢創始  
不可說壞。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  
知字對無忘字不對  
能字。

借外証內  
閉曰連下志思字篤  
切近字。重重鞭入。正  
是仁在其中神理。

學與道非兩物。  
致字乃是學與道交  
關。  
要看二以字成事就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王云。好學精神。全在日月二字。透出孜孜汲汲。如不及。猶恐失之。情。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張曰。東坡論語解。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此一語於而字一折。最分曉。就所學之理。潛心深造。以求必得。謂之篤志。就所問之理。再實心體認。思索一番。謂之切問。辨此思字。有明辨在內。中庸說擇善之事。學問在先。思辨在後。此章之序。亦如此。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張曰。陳星齋前輩云。古人挑戰。謂之致師。我但專力於此。道之妙。自來謂之致。其言與尚書惟學遜志。務

在居

說破小人情狀

心體流行

君子指士大夫言  
須知必如此叫做信  
玩下則以為三字自  
見

時敏厥脩乃來  
相合附志之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張曰必字有意趣但凡人再無肯引過者不謀而合也改過只須有真心文過却有一番口辨才幹無如小人偏會文不會改子路人告以過則喜所以令名無窮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張曰叔人君子其儀一兮安有三變從望之即之聽之之人眼中心中則見有三變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何曰未字只是足上後字作此句須沉吟追味見而後二字為必不可易之法乃有情有味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本末先後四字是眼  
目  
論理皆可圓通設教  
必有等級

不是贊聖人只重惟  
字見小子不能

張曰上優字輕任有  
餘閑即可為學下優  
字重末之能信勿易  
言狂也

張曰此章為觀人者言忠孝廉節之大  
磊落可觀則其他小小節目不必苛求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

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

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

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何曰重下截上句為世卿言之下句則草野之秀民也聖門無突然便說仕者兩則字亦須說得微不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張曰子游習於喪禮檀弓所載甚多故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

習熟無哀痛迫切之實者也

四書集注

論語讀二

五一

重不能輔人邊  
致道須學惟此自  
致

獻子有賢德此句要  
看出若使不賢又以  
改爲孝矣舊云不忍  
亡親還是不忍湮先  
德爲穩  
前章統論衆人此專  
言卿大夫之孝  
道教養之實政也

則字緊接得情却從  
上失其道說下倍覺  
有力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條辨此與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同彼是在所當改  
而不遽改見其不忍忘親此是在所不當改而真能  
不改見其  
善於體親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喜心涵毒哀心蓄慈  
民命係於上心耳

此只是戒入不可居  
下流不是爲紂雪冤  
公論下流防初念  
之流也與歸字相應

善狀  
此與小人之過言對  
針

開端說個文武之道  
四字就公孫所素悉  
者開示之  
分明師文武而語自  
圓妙

只粗語曉武叔○只  
在能見不能見上不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天下之惡皆歸焉

何曰有二人之惡有水之惡左傳有  
汾澮以流其惡是也須還他兩層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也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  
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

可粘發官牆

四書集注

論語

五二

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張曰：官牆二字不相聯。牆者所以衛宮也。官大則牆自高。百官宗廟美富在宮中，不關牆事。以牆之高卑分優絀者非也。

夏云：數仞二字只與及肩對勘，不但形容高處，正為窺之無可窺，須是入門方有見處，是將上文窺見二字折開說。

張曰：日月喻高，不喻明。與邱陵對他人，不平常人，即伯夷、伊尹、柳下惠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

一言字森竦，側注不知。

之字也。字全是指點之神。

得邦家等語，皆就上節抽出。

對知人不得，不如此淺說。斯字急都不可截看。此正化不可為處。

德當天心，帝王授受是為民亦字宜玩。

德當天心，帝王授受是為民亦字宜玩。

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

顏若孔之卓，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閔曰：若論升之道，志學及從心不踰矩，夫子固已明示之矣。特人不肯循序漸進耳。

堯曰第二十章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

四書集注

論語 讀二

五二

此節正申明善人是富之意。歸重在仁人上。以下三節俱在用禮未成之先。而聖其大要如此。世者賢者之後世其家者也。逸民又是無位之人。二句亦相因說。註其子商谷不必拘。所重中便該得教化在內。從善也。輕民德歸厚也。

治統自是道統。

惠與勞字一樣看。不是美所以全在而字。

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心知錄。武王反紂所行。善人是富。紂之所富。皆不善人也。○謹。權量以下。皆是從民之所欲。順流與之。更始。○末節。是聖人叙次帝王而論。斷折衷之。蓋舉千古立國之經。以立萬世致治之準也。張曰。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所常言。門人列於篇末。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

一折。惟不費乃美耳。餘句皆同。五段俱重上半段。斯不亦句。只一點之不必又講。此仁是仁心仁政。

四謂之。是說之名。與上以祿歎言者不同。上三者是急迫之惡。下一件是悠緩之惡。

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張曰。五美。四惡。法戒昭昭。尊字。屏字。極有力量。樹德務滋。去疾務盡也。心知錄。尊五美。是持先執厥中之思。屏四惡。是切四海困窮之慮。

首章點學字。此章點知字。故曰學者覺也。閑曰。夫子三言禮俱以立言之。孟僖子曰。禮身之幹也。正是立字義。三以字。極着力。都是推原一層說。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不。落。元。虛。無以知人也。豈。非。徒。

何曰。此章胡雲峯以為入德之事者自好。志士不向。前。做。得。瀟。灑。磊。落。此。命。字。但。在。氣。上。說。與。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命。字。同。義。不。可。說。向。理。上。去。了。宋。崇。南。曰。魯。論。篇。終。以。三。不。知。且。三。者。平。列。斷。無。偏。要。却。深。看。不。得。玩。註。義。自。了。了。且。三。者。平。列。斷。無。偏。重。首。節。之。理。外。註。君。子。亦。不。得。誤。看。  
張曰。前章於治入之事最詳。此章於脩己之事最切。以之殿論語二十篇。大有深意。

四書集益卷四 終

明治十八年三月六日版權免許  
全 年六月九日出版

校點者

林信

東京府士族

神田區五軒町八番地

出版人

龜谷竹二

東京府士族

神田區金澤町十一番地

林安之助

全 府士族

長尾景弼

兵庫縣士族

芝區愛宕下町三丁目



大阪

柳原喜兵衛

東京

水野慶次郎

岡嶋真七

牧野善兵衛

榎原龜七

石川治兵衛

鹿田靜七

普及社

名古屋

片野東四郎

文學社

東京

別所平七

弘文社

吉川半七

文昌堂

富田彦次郎

博聞社

岡村庄助

光風社

柳河梅次郎

擁書城

定價五錢

